

选题（20%）	说理（60%）	文笔（20%）	总分

作者：尉银杰

学号：1700015437

学校院系：国家发展研究院

提交日期：2020 年 12 月 18 日

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变速”的经济原理

在这个艰难的年度的末尾，中国有 341 万名考生即将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然而，这一数字在 2016 年还仅仅为 160 万，短短五年之间，考研的竞争激烈程度倍增。我们不仅想知道，是什么推动了高等教育扩张的变速，平均学历的提高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通货膨胀”，而又在多大程度上真正促进了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笔者认为，高等教育扩张主要由技术进步和高技术劳动力溢价推动。此外，教育在个人层面存在过度投资，但是这种过度投资却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正的社会效益，是重要的增长源泉。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技术和产业革命提高了高技术劳动力的溢价，从而也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上世纪 70 年代技术溢价开始显现，而高中生和大学生升学率也从那时起进入显著增长阶段¹。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显然促进了高等教育回报率的修复，而近十年的互联网革命更加推动了对高技术人才的溢价，因此才会有越来越多人对高等教育趋之若鹜。中国教育产业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因此一方面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另一方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实现收入水平提升的成本又很低，于是才出现了考录比居高不下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考研人数的激增和 2015 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时点吻合。于是一种意见认为，是就业市场不景气倒逼人们追求更高的学位。高学位更多地是一种个人能力优劣的信号，并没有太多实际价值；高等教育更多起着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然而，如果高等教育仅仅是一种信号，企业就必然想办法较少这种匹配成本，从而能够给高等教育降温。笔者认为，高等教育加速普及不可能完全是由就业周期或经济失速推动的，更多的是因为高等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因素是高教育的生产力溢价，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人们更加偏好高等教育本身。例如，在社交环境中高等教育普及的情况下，人会对高学位产生一种刚性的需求。然而，即使这一机制会自我加强，我们仍然很难想象它会在短期内对高等教育的普及

¹ Snyder T D. 120 years of American education: A statistical portrait[M].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Offic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1993. P69.

速度产生如此显著的影响。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普及加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以及高等教育始终有较高的经济回报率。然而高教育水平是否就与个人的最优决策相一致呢？笔者认为未必。不少高等教育的接受者对自身教育经历并不满意，或者认为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率不足预期。近年来此类负面情绪的蔓延，似乎也暗示教育的过度投资。在真正接受高等教育之前，人对高等教育回报的预期更多是基于自身经验形成的，这种估计往往存在偏差。当代大学生父辈们成长于中国高等教育回报率修复、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经济实力的提升显得理所当然，因此我们很容易高估高等教育的回报率。而在真正进行教育投资之前，意识到学历“通胀”程度的人实际是少数。虽然在教育的后期，很多人可能能够意识到从前预期的偏差，然而由于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基础投入（例如为研究生教育作的学术努力），站在那样的时点，最优决策却已经成为了继续完成教育，甚至是攻读更高的学位。然而从事后看，整个教育经历的经济效益和成本可能并不符合效用最优化原则，即教育投入是过度的。

尽管如此，个人层面（效用角度）的次优决策可能对于社会而言是最优的。由于教育和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一条被高估的教育收益曲线可以使人无意中将社会收益内化到自己的决策中来。虽然个人在教育的过度投资中可能遭受一些效用损失，但是社会却可以享受“工程师红利”，最大程度地利用新技术贡献的生产力，压低高技术劳动力溢价，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能有效控制收入差距。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整体学历水平增长恰恰和通货膨胀有着相似的作用原理。当然，学历水平的增长显然面临一个上限，随着中国经济向发达国家靠拢，国民教育结构也将趋于收敛。然而，这条路显然还很长，（企业和个人的）需求侧的因素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推动高等教育继续以较高速度普及。■

WORD 批量转 PDF 工具-未注册 注册码购买 QQ: 3049816538(注册后本文字和以下内容消失)

成都购房咨询, 大专本科成都落户咨询, 成都社保代缴咨询 QQ: 3049816538

2000 字